

## 衛博福

維廉·衛博福(William Wilberforce, 1759-1833)，是於1759年八月二十四日，生在英國河勒(Hull)一個富裕的家庭，父親經營銀行，又從祖父承受了相當的遺產。因此，早年在劍橋大學的時候，是一個散漫的學生，只知自私的享樂，飲宴，跳舞，他又善於歌唱，又不缺錢，在社交場合極受歡迎，當然少有時間讀書。混到畢業，面臨抉擇前途：從醫不夠資格，從事法律太過艱難，對從事商業又缺乏興趣，不得已而選擇從政。不過，到他重生歸主以後，完全改變了。他深感神把一個使命放在他肩頭上：廢除販賣黑奴及重整道德。他奉獻全心全力，投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，作為他一生致力的目標。

他身材瘦小，而且體弱多病。當剛足法定年齡，二十一歲的時候，競選下院議員，代表河勒小選區，順利當選。三年後，他的同學辟特(William Pitt, 1759-1806)，由議員，財政大臣，而成為英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首相，年僅二十六歲。他鼓勵衛博福，競選代表最大有名的約克郡(Yorkshire)選區。那需要激烈的競爭。

一個下午，衛博福在冷雨中的街頭，登上了一張桌子演說。名傳記作家包斯威(James Boswell)，在街角觀看那身高僅五呎的眇小少年，寫道：“他看來像一隻小蝦。但我聽下去，那小蝦長大，長大，成為一條偉大的鯨魚！”衛博福的辯才無礙，演說動人，結果，當選進入國會，與辟特共同推動國會的改革。

那時，衛博福的母親和姊妹，想去歐洲大陸旅行，衛博福自然要伴同他們去，但他自己也對大陸不熟，就臨時央求一位朋友，劍橋的講師閔訥(Isaac Milner)同行。行前知道漫長的旅途，在馬車轆轤中無聊，衛博福向他表妹借來一本書閱讀，那是道瑞治(Philip Doddridge)著的宗教在心靈中的興盛(*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*)，著重對基督的信心和救恩。他和閔訥二人在途中討論，頗不寂寞。衛博福經歷了悔改歸正，得著重生，漸漸渴慕屬靈的事。

維廉在幼年的時候，父親逝世了。九歲時，母親送他去倫敦的舅家寄住，為了可以入較好的學校。舅父母沒有孩子，很愛維廉，主日帶他去教堂。在那裏，他聽到紐屯(John Newton)的講道，注重信基督悔改得救重生的真理，很是歡喜，寫信報告母親。紐屯是聖詩作家，曾販賣黑奴，悔改歸正後，成為聖公會的牧師。母親聽了立即緊張起來，同他的祖父商議，認為

紐屯屬於循理派的信仰，是他們所輕視的“狂熱”分子，所交往多是下層階級，對他們的身分不合，立即接孩子回家，好像怕被感染。這樣，他進了聖公會的學校，繼而入劍橋大學。這樣，他的歸正延遲了好些年。

現在衛博福發現，繞了那遠的路，才回到古老的信仰，因信稱義而得著救恩，把生命完全奉獻，降服主基督，順從祂的引導。

衛博福的生活有了明顯的改變。他每天早起，禱告，讀聖經，默想，也開始寫屬靈生活的日記。他懊悔過去虛度光陰，“驕傲是我最大的絆腳石”；因此，謙卑下來，並立志好好讀書，歷史，哲學，文學，科學，神學，不顧自己的視力弱，要充實自己。他也寫信告訴好朋友辟特首相，今後不能再作“黨人”，要順從主基督耶穌和良心的引導，道德原則。辟特立即回信，表示諒解他信仰的轉變，但認為他不必遁入修院，要求繼續作朋友和政治伙伴；不過，沒有接受他的見證，也至終沒有重生得救的經歷。

衛博福仍然認為生活沒有目標，只為了自己維持一個國會議員的地位，無甚成就，並沒有意義，一度考慮完全離開政壇生涯。他寫信約見紐屯牧師，並要他不告訴任何人。見了面以後，紐屯對他說：“神興起你來，有祂美好的旨意，是為了對祂教會和這個國家的利益。”紐屯相信，在前面神有偉大的工作等待他去完成，全然不必放棄政治。紐屯期望神在衛博福身上成就祂的旨意，使衛博福“成為基督徒政治家的賜福。二者合於一身是多麼少有的！但並非不能相容。”

早在 1772 年，英國的廢奴主義者沙普(Granville Sharp)向最高法院提出：奴役制度與英國法律精神不能相容，要求廢除奴役。但沒有結果。

在當時的國會議員中，有彌德屯(Captain Sir Charles Middleton)曾任海軍艦長，夫婦都是福音派信徒，夫人是因威特腓聚會中販主的。泰斯屯教會(Teston Church)蘭賽(James Ramsay)牧師，曾寫過小冊，指責蔗糖種植者阻礙奴隸接受福音；並說那是“野蠻的殘忍”。波圖斯主教(Bishop Beilby Porteus of Chester)受邀參加討論；蘭賽請科拉克生(Thomas Clarkson)來，他是年輕的教牧，寫過一篇論文：“論奴役制度和販賣人口生意”(Essay on the Slavery and Commerce of the Human Species)，在劍橋大學獲獎。文中列舉他目擊奴役的殘酷，期望會有人起而終止奴役制度。

這些同志在彌德屯家一同早餐，討論如何進行。起初，他們有意推彌德屯領導，但彌德屯說，那不是他的專業知識，而

且也不擅演講。他認為衛博福有最卓越的口才，又是辟特首相的知己朋友，是在國會提出法案的上好人選。

1787年三月，科拉克生舉行一個晚餐會，半公開的討論進行反奴運動。衛博福答應在國會提出法案。那年五月，廢除販奴委員會正式成立；沙普任主席，科拉克生是委員之一，盡力奔走各地，從倫敦，到波萊斯淘等港口，察看運載黑奴船隻，訪問所有肯講話的人，搜集證據。其最高目標，是完全廢除奴役制度；但因為阻力太大，而且奴隸屬於“私有財產”，國會無權干涉，但有權管制貿易，廢除販奴順理成章。這是戰略上的步驟：個別擊破，逐點佔領，積小勝為大勝，以達成最後的勝利，完全廢除奴役制度的目標。

衛博福在反奴之外，還對提倡國人的敬虔和道德生活，極有負擔。他通過辟特首相支持，邀請坎特伯里大主教慕爾(John Moore)，得到王后莎洛(Queen Charlotte)贊同，由英王喬治三世(George III)頒詔，宣告：“激勵敬虔和品德，防止邪惡，褻瀆，和不道德。”包括虔守主日，不得游蕩。衛博福相信，許多重大的罪行，都是由小惡漸積而成，為害社會至鉅。

但那個二十八歲的青年議員，開始在國會推動廢除奴隸法案。那是個極不受人歡迎的法案。

在1788年，衛博福忽然得了重病，樂觀的醫生斷定活不過一年；更率直的醫生說，他在世的日子不超過兩個禮拜。他不得不去吧茨(Bath)休養，是英國人認為最有益健康的地方。友人們悲哀擔心；黑奴販子們和支持販奴的人，鬆了一口氣，歡欣稱快，以為再也沒有人會阻擾他們的生意了。衛博福寫信給他的朋友首相辟特，代他在國會提出廢止販奴法案。辟特同意照作了。不過，辟特的信念沒有衛博福那樣堅強，口才也沒有他那樣動人。那年雖然提出討論，並沒有通過。

出人意外之外，他讀經，禱告，健康竟然恢復了。衛博福繼續活下去，作“英國的良心”，領導反奴役法案的行動。

衛博福能繼續活下去，活得那麼久，似乎是一項神蹟。

1789年五月十二日，衛博福在國會再度提出廢止販奴法案。他的演說達三小時候以上。英國的名政論家，國會議員柏克(Edmund Burke)稱讚其有力，如同古雅典的名演說家迪謨斯典(Demosthenes, 384-322)。不僅是演講技巧和口才，更是注重真理和道德，喚起人的良心。衛博福告訴議員們：“我們不能再推說無知，我們不能旁顧。”但結果仍然是不得通過。

衛博福知道，這法案必須經過長久的奮戰。1790年，又一次的失敗。

贊同衛博福理想的基督徒，和有正義，有良知的人，不甘置身事外，也多方支持反奴。科拉克生繼續寫反奴的論文；女

作家莫爾(Hannah More)，以戲劇，文藝宣揚；庫璞(William Cowper)是詩人，聖詩作家，寫了長詩：“黑人的哀訴”(The Negro's Complaint)，印製許多份散發，激起國人的深思；韋吉梧(Josiah Wedgwood)是有名的陶瓷業者，特別作了一個浮雕——一個黑奴在祈求憐憫：“我是否算個人和弟兄？”盼望能喚醒同情心和罪咎感。

1791年，衛博福又再提出廢止販奴法案。從四月十八日下午，中間只有短暫的休息，延續到二十日的凌晨。衛博福的演說長達四小時。在他以後，繼續有辟特首相，福克斯(Charles James Fox)，和柏克演說，氣勢比贊成保持奴役制度的人強得多；但投票結果是163對88，真理並沒有得勝，因為人都是為利！

以後，他年年提出，年年不得通過。

連番失敗，前途似乎沒有亮光。1792年的一個深夜。他真是疲倦極了。對著一支微弱的燭光，四週是那麼黑暗，似乎壓得他難以呼吸。他太孤單了。雖然少數的人與他同志，但面對著巨大的反對勢力，仍是像哈漠雷特王子，仗劍面對煩惱的海洋。其中有英國海軍英雄納爾遜大將(Horatio Nelson, 1758-1805)，發誓要竭盡所有力量，“反對衛博福那可咒詛的教訓，和他那些假冒為善的同黨。”

國會中又一次的失敗，驅使他轉向聖經神的話，支取力量和靈感。

喪志灰心的衛博福，在書房裏翻開聖經，裏面夾著的一封信，飄入他的眼簾。那信是一位老人顫抖的筆跡；寫信的人，已經在一年多前去世了。這信是他在去世前不久寫的：

親愛的先生：

除非是那神聖的權能興起你來，作“亞坦那修與全世界反對”(Athanasius Contra Mundum)，我不知你怎能成就那光榮的事業，反對那羞辱基督教，羞辱英國，羞辱人性的可咒詛惡行。除非神為此特興起你來，你準會被人和魔鬼的反對所耗盡；但是，神若幫助你，誰能敵擋你呢？就算他們合在一起，能強過神嗎？噢，行善不可喪志！奉神的名勇往直前，靠祂的大能大力，直至連日光之下最邪惡的美國奴隸制度，也從太陽下面消失。那位從幼至今引導你的，在這事工和一切的事上加力量給你，是敬愛你的僕人的禱告。

約翰·衛斯理

這位循理宗的創立人，最為注重改革社會罪惡。衛斯理在1774年，發表“奴役制度的思考”(Thoughts upon Slavery)

喚醒國人的良知，譴責蓄奴；並且呼籲為了神的緣故，不要販賣奴隸。因此，他與衛博福志同道合。

現在，是衛博福最需要鼓勵的時候，這是最適當的信息。

“行善不可喪志！”衛博福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吹熄了燭，回到床上就寢，恢復力量，繼續面對漫長艱辛的搏鬥。

1796年。廢奴法案投票的時候，適值倫敦有新歌劇上演，出席投票的議員僅144人；衛博福的法案仍以四票之差失敗；無論如何，沒有在上院通過的可能。

在這樣忙碌的情形下，他還能抽出時間寫書。他看出道德的問題，在於許多“基督徒”僅是掛名，沒有實際內在生命的證據。衛博福積幾年的時間，寫了一本：真實的基督教(全名為 *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in the Country 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*)，指出：基督徒不是一個地理名詞，也不是天然人的家傳財產，而在於悔改重生得救，成為新人，有聖靈內住，活出新生命。出版者以為這樣一本五百頁的書，不會暢銷；但1797年出版後，衛博福在世之年，英國印行十五版，美國印行二十五版。紐屯歡喜的說：“我得到這書把它吞了下去。”柏克的醫生說，他的病人以在世最後兩天讀本書，得到很大的安慰。

衛博福終日忙碌，本無暇著意婚姻。他一直多病，不願把妻子變成護士；同時，也不願有女人為了他的名聲或財富而嫁他。他要的是願意同心遵行神旨意的配偶。一位知己的朋友貝冰敦(Thomas Babington)，想到了芭波拉(Barbara Spooner)。兩天後，芭波拉來信，向衛博福請教屬靈的問題。二人一見傾心，不久，就結婚了。衛博福三十八歲，芭波拉只二十二歲。婚後生活美滿。芭波拉盡心看顧丈夫，並且鼓勵，安慰他。四名兒子中，撒母耳·衛博福(Samuel Wilberforce, 1805-1873)曾領導牛津運動，任牛津主教，並溫徹斯特主教等。

一年又一年，法案仍然不得通過，但衛博福纏鬥不休。到1797, 1798, 1799年，廢奴法案隨著時間進入了十九世紀，仍然被阻壓在國會，不得通過。1800至1803年，因為對法國的戰爭，廢奴法案沒有提出討論。

衛博福堅毅努力，鍥而不舍，似是另一項神蹟。國會議員蘭牧(William Lamb, Viscount Melbourne, 1779-1848)等人，相信“宗教干預公眾事務已經過時了”，並以為不必堅持原則。相信道德原則的衛博福，挫敗連接著挫敗。黑夜像是沒有盡頭。漫長的二十年過去了。在一次關鍵性的演說中，他聲言：英國的前途所繫，“不在於其海軍和陸軍，不在於執政者的智慧，而在於其眾多的國人，愛而順從基督的福音，他們的

祈禱必然成就。”是這樣的信念，支持他堅強不屈的奮鬥。約翰衛斯理不僅是以祈禱支援他的人之一，更在最需要的時候，寫信鼓勵他。

紐屯牧師曾作過販賣黑奴的生意，作過運載黑奴的船長，後來蒙恩悔改信主，並深悔過去販奴的罪惡，盡力見證勸告人，廢除那可咒詛的制度，以同樣的是神照著祂形像所造的人，不應該被作為工具。紐屯從早就堅定支持衛博福的信念，對他影響很大。其所寫聖詩“奇異恩典”(Amazing Grace)，多年來被選為基督徒最愛唱的聖詩，很多人因他的見證受感動。衛博福曾向紐屯請教，因為紐屯是過來人。

一封信，一首詩歌，在神使用的時候，可以發生很大的功效；在許多年後，仍然是這樣，甚至可以改變歷史。神的兒女們，不要銷滅聖靈感動，寫吧！也許，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寫出家唱戶誦的聖詩，像紐屯一樣；但每個人總該會寫信，這是最基本，最有效的見證方法，勉勵幫助需要的人。誰知道，靠主的恩典，會發生多大的效果呢！

衛博福的朋友蒼敦(Henry Thornton)，在倫敦泰晤士河南岸有一處廣大的宅第，自己住來太大，邀請衛博福移去同住。辟特首相親為他們設計了圖書館，有科拉克生，沙普，革蘭特(Charles Grant)，艾略特(Edward James Eliot)，瑪考萊(Zachary Macaulay)，司提芬(James Stephen)等，在附近居住，或常來聚集，一同禱告，互相勉勵，對衛博福是很大的支助。他們這小群被稱為“聖徒”(The Saints)，含有譏笑為理想主義者的意思；後來這小群被稱為“克萊樸慙派”(Clapham Sect)。

衛斯理去世了。

1806年，首相辟特去世了；衛博福有一個名單，每天在神面前，提名為那些人禱告，其中有辟特，因他雖有基督徒之名，卻未重生得救。衛博福也寫信給他，送書給他；最後，辟特病危時，有位主教把門，不願“低派”的人來打擾，竟然沒有機會得同他談論救恩。辟特的姻兄弟艾略特，是福音派基督徒，是克萊樸慙社區成員。

1807年，紐屯牧師去世了。

但衛博福絕不灰心，相信神必得勝，反奴終必成功。

辟特的表弟格倫邑(Lord William Wyndham Grenville)繼任首相，組成“賢能內閣”；福克斯任外交大臣，派惕(Lord Henry Petty)任財政大臣，福音派基督徒成為內閣中的多數，他們是衛博福的同志，支持廢除奴役。

1807年三月二十五日，英國議會下院終於以283對16票通過了禁止販賣奴隸法案的二讀。史無前例的，全體議員起立

並鼓掌歡呼，向衛博福致敬。他坐在位上，彎著腰，用手捧著臉，眼淚流下來。流，歡欣的眼淚，為了非洲的弟兄姊妹們，為了人類良知的勝利。

體弱多病的衛博福，為了神所交託的使命，為了良知和理想，繼續奮鬥了十八年，在議會中見證。

後來，他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，無法照顧約克那樣大而事務繁多的選區；為了不失職於選民，為了健康，為了能夠同家人在一起，特別是帶領兒子們屬靈的長進，不得已改為代表一個較小的選區議員。他商請另一位福音派基督徒國會議員柏克斯敦(Thomas Buxton)，在國會領導反奴法案的進行。衛博福自己，雖然在 1825 年從政治上退下來，仍然繼續領導反奴運動協會，和非洲協會。

1833 年，七月二十六日，英國議會二讀通過禁止蓄奴法案，更進一步廢除奴役同類的制度。衛博福多年的老朋友瑪考萊(Thomas Macaulay)，到病榻前報告國會通過在所有帝國領域，全面禁止奴役的好消息。燈殘油盡的老人，禁不住的歡喜感謝神。

三天後，1833 年七月二十九日，維廉·衛博福去世了。誰能想像天上歡樂的情景：無數的黑皮膚的弟兄姊妹，在世上被認為“沒有靈魂”，只是“活的工具”，他們的靈魂在共聚的大會中，要歡迎維廉，對他致謝，一同讚美主。

衛博福以領導反奴役著名，不過，他也推行道德重整，領導或創立並支持六十九個屬靈的，及人道，救濟，社會團體，給英國及世界有持久的良好影響。

衛博福的名字，成為基督徒政治家良心的同義字。創立監獄團契的寇爾生(Chuck Colson)，成立了“衛博福論壇”(Wilberforce Forum)，以鼓勵從政的基督徒，活出基督真理，實踐衛博福的理想，在敗壞的社會中，作光作鹽。基督徒人道主義者，頒發“衛博福獎”，給實踐基督信仰卓越的政治領導者，褒揚他們的成就。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